

跑货运，开船厂 皂河人“靠运河吃运河”

□记者 梅薇

皂河古镇，隶属江苏宿迁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王庙行宫就在此处。

据说，乾隆6次下江南，其中5次都到了宿迁。除了龙王庙行宫这处历史遗迹外，这位封建帝王留给这座城市的还有大量的故事传说。

京杭大运河就从皂河古镇边流过，河面宽阔，数百年来，运河航道里舟楫穿梭，现在的运河依然忙碌，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几乎可以想象皂河古镇曾经的繁华。



皂河镇边上的大运河。 记者 胡龙召/摄

皂河人挣了钱也不愿搬去城里

马幸福在皂河古镇上经营着一家小饭店，店面不大，装修也极简单。像这样的小饭店，皂河古镇上有很多家。

马幸福祖籍山东，“我太爷爷逃荒到了皂河。”从此，马家人就在运河边上繁衍生息。

如今，马幸福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皂河这一带，很多人家都是像我们这样，以前逃荒过来的。”

皂河是大运河上的重要中转站，很多船到了皂河，就要靠岸补充供给。这给皂河人很多挣钱的机会。

按宿迁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高金伟的说法，皂河一带粮食、蔬菜、水果之类的物价要比周边城镇高上10%—

20%，“这里的人哪，即便有了钱，也不愿往城里搬。”

当然，精明的马幸福并不满足于只开一家小饭店，前些年，他攒了些钱，买了一艘货船，在运河上跑货运。

事实上，皂河人很多家里都有货船，只是吨位大小的问题。马幸福说，皂河镇上最大的一艘船，是属于一个姓马的，一千五六百吨。

这里的人，一般只在运河上跑货运，“过了长江就不走了。”马幸福摆摆手说，“我们的船，跟长江上的船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咯。”

一溜的船厂出奇一致的经营模式

要说皂河古镇上的大运河风景，简直可以用“震撼”两字来形容。这一段河面非常开阔，河道宽度有100多米，开阔到足以让人们忘记了这是一条人工河道。河面上，货船川流不息，而停靠着的，亦是绵延数千米。

皂河古镇一带，“靠运河吃运河”是传统的生态链系统。沿运河走上数千米，一溜都是船厂，散发着浓重

坚硬的机器味。

53岁的蒋金生是一家船厂的老板，雇了三四个伙计为他打工。他的厂里，几艘百吨级的货船挨个排列着，锈迹斑斑。造船兼修船，这是这里的船厂出奇一致的经营模式。

蒋金生原先做的是运输黄沙生意，“实在太辛苦了。”后来有了些钱，他就投入120万元开起了船厂，如今每年能挣个20万元，“几年前就已经回本了。”

跟乾隆有关的黄狗猪头肉上了《舌尖2》

宿迁枕着古黄河，因地势低洼，易患水患。历史上，宿迁城就搬了3次。

宿迁这一地名，原先之意是“一个晚上，搬迁到了另一个地方”。不过眼下，宿迁人给了“宿迁”一个更为吉利的解释：“住一个晚上，回去就升迁了。”

龙王庙行宫就是“乾隆行宫”，雄伟壮观，院落幽雅，

乾隆6次下江南巡视5次宿顿于此。龙王庙山门上方的“敕建安澜龙王庙”就是出自乾隆之手，自有其“安澜息波抚慰民心”之意。

其实，说到乾隆爷，随便逮着一个宿迁人，都能跟你说道几句这位封建帝王留在这座城市的故事。

“黄狗猪头肉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喽。”何大爷就这样开始了对黄狗猪头肉的描述。黄狗猪头肉是宿迁的一大美味，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宿迁，在品尝过“黄狗猪头肉”后，连声叫好，遂问店家，这是什么？店家误以为是问他名字呢，就说：“我叫黄狗。”“黄狗猪头肉”因此而得名。

“其他地方猪头肉一般是冷菜，黄狗猪头肉是道热菜，它肥而不腻，酱香四溢，入口绵长。”宿迁文物处处长王亮骄傲地表示，“这道菜还上了央视的《舌尖2》了呢。”



专家释疑围绕屈原的几个争议

据新华社电 又到了每年一度纪念屈原，吃粽子的端午节。但历史上究竟有无屈原？他爱国吗？这些看上去貌似无需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却是长期以来的公案。

郭建勋现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他说，围绕屈原是否有人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

据介绍，一些学者怀疑《史记》中关于屈原的记载，认为屈原25篇也非屈原所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读楚辞》一文，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郭建勋说，胡适之后，又有不少学者并以论文、专著等形式，系统全面地否认《史记》的记载。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怀疑屈原的真实性，关键在于在目前可见到的先秦所有文献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

任何记载，这位楚国“三闾大夫”竟然在先秦史籍中完全没有留下痕迹，是不正常的。郭建勋认为，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真实性。这是“倒屈派”一直没有做到的。先秦史籍中确实没有关于屈原的任何记载。但是，其一，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对楚王的行为进行直接严厉的批评，必然不容于楚国当时的统治者，所以楚国典籍故意不记载；其二，有关文献遭秦火散佚，故而不传；其三，从《史记》到《报任安书》等后期史料形成的“屈原证据链”是难以否认的。

至于有学者认为“屈原只是忠君不是爱国”和“先秦时期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郭建勋教授认为，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先秦文献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爱国”，而现在把屈原与爱国主义精神紧密相连，是一种“接受学”上的意识积淀。

“吟诵让我打开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 徐健顺作客“天一讲堂”

□记者 金晓 通讯员 章笑笑

昨天下午，著名吟诵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大学副教授徐健顺作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作了题为《吟诵——中国传统读书法》的讲座。在现场，徐健顺的即兴吟诵更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了这种传统读书法与传统诗词歌赋堪称完美的搭配。

吟诵是古代文人之间的“行话”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接触到吟诵，徐健顺说：“那是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温州的一位歌唱家姜家铨说他有一盘以前录的磁带，都是一些诗人吟诵的古诗词，我就去他家翻录了那盘磁带。”就从听到那盘磁盘中抑扬顿挫的吟诵声开始，徐健顺踏上了了解、研究、传承和推广“吟诵”这种几乎失传的传统读书法。

“吟诵就是汉诗词文赋本来的声音。”徐健顺认为，汉语的语音具有意义，每个字的声韵调都有相对固定的涵义，古人利用这些特征来表达涵义，所以吟诵之时就能体会古人用心。与1920年受西学影响在上海诞生的另一种读书法“朗诵”完全不同，在徐健顺看来，“朗诵是欧洲的读法”，而吟诵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儒士文人之间的一套“行话”，是汉诗文固有的读法。

与朗诵不同，吟诵是用唱的方式。徐健顺说，吟诵的调子每个地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以把吟诵理解成语言，说话有语法，但是每个人说话的嗓音、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吟诵的调子、旋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合乎“规矩”。而这些“规矩”正是徐健顺在研究的内容，“‘规矩’大概有十几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规矩是依字行腔，就是怎么读就怎么唱，只不过把你的读音稍微地拖长一点。”而只有了解这些“规矩”才能理解和明白古文中真正的含义以及言外之意。

吟诵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人感动

“吟诵是这个体系中最底层的東西，它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这个东西如果存在，中国的教育就可以生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崇吟诵。”如今的人们在学习吟诵时会比较在意自己吟诵得好不好听，这在徐健顺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吟诵得好不好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让人感动。”

“100年前，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朗诵，所有的人都是吟诵，所有的汉诗文原来都是吟诵的。”让徐健顺遗憾的是，100年后的人们都已经不知道吟诵是什么样子的。为此在过去的10年间，他展开了抢救吟诵文化的行动；他和他的学生们一方面到全国各地拜访读过私塾的老先生，采录和整理吟诵资料；另一方面开展研究培训，让吟诵这种读书法能流传下去。而且从2009年组织进行大规模全国采录开始，到目前为止，他们采录到的吟诵者已超过1000位，并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

谈及这10年来奔走各地抢救吟诵文化的感触，徐健顺感慨地回答：“我是学古典文学的，但在没有接触吟诵之前，我对古典文学、诗词文赋以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个门外汉。是吟诵让我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扇大门，让我找到了真相！”他表示，抢救吟诵文化的行动还在继续，而且将一直进行下去。



关于吟诵，徐健顺讲得绘声绘色。

通讯员 乔津晶/摄